

《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环境史研究之维度与视野

周 琼

环境史研究需要不断开拓向前以及不断回顾与反思,在检视自身过程中不断成长、成熟。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兴起于美国。而中国环境史在经历90年代的介绍、翻译后,逐渐走向自我觉醒、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过了早年的稚嫩期,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思路都有了极大进步。随着中国环境史走向成熟、自身学科体系日益明晰,环境史研究的门槛也在持续提升:要做出优秀的成果,在理论、方法乃至文献解读上,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今,虽然对环境史是否具有历史学独立分支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有一定争议,甚至对其学科归属亦都存有疑义,但这不影响环境史学科总体在向前推进之大势。

环境史从一诞生就提倡跨学科综合研究,而且要向下看历史,发现历史学常规分支学科(唐纳德·休斯称之为“旧史学”)所不能发现或解释的问题,在深入解析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与书写人类历史。除了向下看,环境史研究还要向外看,及时吸纳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

本期专栏的四篇文章在环境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下展开,涉及资源开发与环境承载力、城市景观史、生态人类学与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等。其在研究内容的选取上越来越细,研究思路上也超越了此前简单的“开发—破坏”逻辑,研究视角也更多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王楠的《丰歉的尺度:关于渔业期望值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考》一文考察了传统定义中的“丰歉”概念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传统时代的渔民将“歉收”定义为饥谨与贫穷,当代人则理解为产量不能满足社会期望的状况,甚至引申为对海洋生态系统不稳定性的抱怨,用具体案例表明了环境史研究不应再局限于文献记载的“破坏”本身,而应思考文献背后的深层逻辑链条。景观史是个很有积淀的学术方向,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霍斯金斯就系统研究过英格兰景观的现成过程。近年来景观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景观的形成与塑造本身就是人与环境相关作用的结果,这以江南地区的水系景观塑造最为典型。在这方面王建革、耿金等人做了较好的案例探讨,将会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向。梁苑慧的《元代昆明城市景观的塑造》关注元代昆明城市景观的塑造与形成过程,揭示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人在改造、适应环境过程中的努力与尝试。虞梦婷的《何谓“生态扩张”:以〈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为中心》更多关注环境史著作对生态人类学理论、方法等的影响。该研究让我们坚信,环境史研究不仅对推进史学自身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完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也有积极作用。国际学者一直在关注中国环境问题,但对国外学者研究的了解极度依赖翻译、介绍,且以著作为主,而优秀论文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在某些方面价值可能更大,需要在未来给予更多关注。刘雪利、杨卫芳的《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以西方著名学术期刊《中国季刊》为考察对象,梳理刊物涉及中国环境问题之文章,为拓展环境史研究打开了另一道窗户。